

一代學人柳詒徵

柳翼謀先生的姓字，在現代讀書人眼中是很熟悉的。柳先生名詒徵，江蘇鎮江人，翼謀是他的別號，幼負盛譽，爲秀才時已嶄然露頭角。

通州范伯子先生「次韻柳翼謀秀才七律一首」，結句有曰：「君看一代稱韓柳，奚以謙言籍湜遊。」許多人都說他是「舉人」，我嘗以此問他，笑而不答。此老最謙虛，也最幽默，凡有人稱他的長處，總是不大同意，或以詼諧語調答復，很够引人發笑。

太炎講學柳師翻譯

柳先生自從南京兩江師範學堂起，一直到高等師範，東南大學，中央大學擔任教授，差不多是：「余致力大學教育，凡四十年了。」之後，曾任南京龍蟠里圖書館長，考試院考試委員，江蘇省參議員。他每任一事，都有卓越表現，非同凡響。

我認識柳先生遠在民國十三年暑假時，那時，東南大學開辦全國暑期講習會，凡是南京大學生，及全

國各地教育界人士，皆得報名聽講，我也是其中一個。彷彿學生聽講如能作有筆記，還可作為學分的。有一天輪到章太炎先生講「治史學的方法」，在東大體育館舉行，首由值年會主席，先師王伯秋先生作介紹詞，柳先生也在講臺上陪座。章先生滿口餘杭調，阿是，阿是，簡直聽不明白。有好事之徒，大聲疾呼：「請主席請柳先生翻譯。」當時附和者甚多，我也隨聲亂嚷。柳先生翻譯時，好像西人講學，中國人翻譯一樣。但他聲如洪鐘，有條不紊，娓娓動聽。這是我對他第一次最深刻的印象，永遠佩服，永遠不會忘記的。

自此以後，我每遇見他時，一定要恭而且敬的行禮，他總是拱手答禮。他經常穿着長衫，一尺長的旱煙袋，繫着一個黑布煙包，終天不離手中。清癯的面孔，配上疏落的長鬚，無時不悠然自得，望之若神仙中人。我常想去拜謁他，但一個年輕學生，學術淺薄，見着時談些甚麼呢，所以，始終鼓不起拜見的勇氣，祇有心嚮往之而已。

經過了相當長久的歲月，中日大戰開始，我在江蘇省政府服務，抗戰期中，省府隨時遷徙，最後遷到興化，興化古名昭陽，是個澤國，四面環水，俗說：「自古昭陽好避兵」，柳先生也避地興化鄉間小鎮，有時一葉扁舟，蒞城遊訪。此時我和他才常有往來。他從無「老氣橫秋」的派頭，簡易天真的行徑，往往超過我們少壯派。如有關於文史上的問題，向他請教，無不詳為解答，說得頭頭是道，從無厭倦表示。傳曰：「教不倦，仁也。」柳先生可以當之無愧。

崗兵盤問一段趣聞

在抗戰時期，政府對於接戰地區，例照戒嚴法令管理，一遇風聲緊急時，執行更特別嚴厲。某日，先生由鄉間進城，攜帶書童一名，一肩行李，兩袖清風，由興化北門入城時，門崗照例盤問：「住在何處？門牌號碼？」先生不知所對。又問：「你的甲長何人？」啞然無言！再問：「你的鎮長是誰？」依然無詞以答。門崗怒而未加深究，命即返去。先生在窘急之下，手指北門以內的建設廳，婉爾於崗兵曰：「建設廳，成翊青廳長，是我的朋友，我着童子去請他來保我，好吧？」門崗轉怒為笑曰：「鄉下佬，居然認識廳長。」翊青接報後，疾趨北門，驚謂先生曰：「何不早通知，以便迎迓？」先生入城後，坐未安席，馬上整衣拜候甲長、鎮長。主席韓德勤（堯箴）、民政廳長王公瑛先生，聞報此事，即刻前往道歉，先生答曰：「好極了！好極了！一個士兵，執行命令，如此認真，足見訓練有方，抗戰前途，一定樂觀的。」我也立時前去慰問，先生笑語我曰：「這是報應，我當老師時，常給學生『吃鴨蛋』（即給零分之意），而今三個問答題，我連吃三個鴨蛋。」說畢，相與大笑不已。就這些瑣屑的小事看，亦可見先生的風趣了。

抗戰期中，贛榆縣長朱愛周，是我的好友，他指揮地方部隊，民團，和日本軍打過三十多次仗，最後被敵軍重重包圍，無法突圍，拔槍自戕，日軍昇其遺骸，棺而祭之，譽為中國之「武士道」。省政府會同地方公團，為他開追悼大會，他的傳，是我起草的，我曾繕請柳先生修正，他一再婉拒，固請再三，他才

收下，第二天專人送下，約略改動二三十個字，凡改的地方，全不塗抹在原稿上，另以簽條，分別註明。這種謙抑的態度，格外令人感愧。今天文人、學士，所讀的書，還不知搞通沒有？便裝腔作勢，自以爲了不起，對於儕輩後生漫無禮貌。而且，所發表的文字，不要人家稱讚，卽大吹特吹，這種狂妄言行，都是病態，以視先生謙德虛懷，真不可同日而語。

議會之中教訓廳長

我自悼亡以後，三年鰥居，寂寞萬狀，續娶新人，在興化鄉間白駒鎮，舉行簡單婚禮，原請定柳先生爲證婚人，不意他臨時生病，乃改請高郵徐公美先生證婚，徐先生年高德碩，也是江蘇教育界有數的人物。柳先生病愈後，特來訪我，並親書賀詩四首，原件早在大陸遺失，我也記不得句子了。我的內人素治繪事，在彌月中，她製成十二幅冊葉，工筆花卉，柳先生代爲題詞，這雖是他的興趣，實在是爲彌補未與婚禮的缺憾！老輩風義篤厚，使我感到無限欽佩與快慰。

抗戰勝利後，江蘇省提前成立參議會，柳先生被選聘爲參議員，某次開會時，省府主席及各廳長均列席被質詢，教育廳長陳××，被質詢時，忍不住氣，大發雷霆，指責議員吹毛求疵，有損政府尊嚴。柳先生抗聲而起，手指陳廳長，大開教訓曰：「你是我高等師範的學生，何以這樣糊塗，不明白民主精神。議員代表人民，執行神聖的任務，你們官吏不過負一時治權的責任，應當小心敬聽主人翁的意見，何得驕橫

自大，藐視議會，藐視憲法，藐視民主國家立國的精神。」說時，聲色俱厲，博得全場掌聲不已，而陳×却呆若木鷄，面紅耳熱，不知所對。不料，低頭菩薩，竟變爲怒目金剛，這是是非關頭，先生自然不肯馬虎放過的。

又有一次省參議會開會時，邀請我去參加，同時被邀者，約有六七位立法委員，意在大會以外，舉行小組討論，研究江蘇地方上幾個重要問題，我記得是徵兵與徵糧的兩個問題。我與柳先生劫後重逢，破涕爲笑。我問他一向在上海情況如何？他豎起三個指頭說：「實行三賣，賣文、賣字、賣批八字。亂世文章不值錢，斯文早已掃地了，字則偶有顧客，八字生意，很爲興隆。亂世人求福避災念頭，特別發達。」言之不勝慨嘆之至！

討論會結束後，我們重遊金焦，盤桓好幾天，然後回京。先生住在城北某街一間小屋裏，和夫人相依爲命。此時國共和談瀕於破裂，大局一天一天趨於混亂，政府已密作遷都計畫，我去拜候他，問將來行止如何？他說：「先到上海，準備一下，再作逃難之計，但不知可有機會追隨否？」從此一別，不復再見，我雖在羈旅之中，仍不時爲這位慈祥的老人祝福。

巨著文化史的卓識

我從大陸微服潛抵香港，平時所收藏的書籍字畫，拋得一乾二淨。在此，不免重行購置，已購得先生

所著「中國文化史」「國史要義」兩部，重讀之，感慨倍增！我真不明白甚麼道理？對於時下一般人的作品，我涉獵的相當廣泛，總是馬馬虎虎，如此這般的瀏覽一過而已。惟對先生的著作，我却認真的閱讀，有時不僅在眉頭上提要，還備一個小本子，把他重要的摘錄出來。這是時下作品不如先生作品？還是我因人重言之癖？也許我的心情漸趨衰老了嗎？但我絕不感覺到我漸趨衰老的。這些問題，有時偶加思索，但終於得不到正確的答案。

先生文化史，寫得相當豐富，厚厚三巨冊，約有一百萬言。不學的我，自不能得其奧妙，所以無從加以論列，或爲補充，僅就其序言而論，起語虛懷若谷，結論把史學說得十分重要，以詔示學者，負起繼往開來的責任。他說：「往玷學校講席，草創文化史稿，管窺蠡測，無當萬一，未敢以問世也。……世運日新，吾國亦邁進未已，後此之視吾往史，殆不過世界史中之一部域，一階程，吾人正不容以往史自囿。然立人之道，參天地，盡物性，必有其宗主，而後博厚，高明，可推暨於無疆。故吾往史之宗主，雖在此廣宇長宙中，若僅僅佔有東亞之一方，數千年之短晷，要其磊落軒天地者，固積若干聖哲賢智創垂廣續以迄今茲。吾人繼往開來，所宜擇精語詳，以詔來學，以貢世界，此治中國文化史之責任。而吾稿之擇焉不精，語焉不詳之不足副吾懸想，卽吾所爲覆視而愧汗者也。遷史曰：『述往事，思來者，』吾豈甘爲前哲之奴，正私挾其無窮之望，以企方來之宗主耳。」先生自視甚薄，而厚望於來者則無微不至。

是書標明編章，分上古、中古、近世三大編，每編又分若干章，每章之中，分段記載，緊接一段之後

，必附引經史，諸子百家語，及現代中外學人名論，藉供讀者對於本段徹底明瞭。而且，所引用者，俱爲簡短扼要。所以，這一部書，若不讀破萬卷書，斷斷乎寫不出來的。他不僅紀載前事而已，有時判斷前人的錯誤，後人的臆解，折衷至當，以成結論，使我們讀之，不得不佩服他的卓識。

解釋禪讓共和愚民

我再舉出他原作幾節，以證明他的史識。我國歷史紀載，多好稱頌唐虞禪讓，爲共和的肇端，周厲出奔，有共和的組織。他說：「至於近世，民主之治勃興，遂有謂堯舜首倡共和者，夫共和根於憲法，選舉多由政黨，總統任事，必有年限，唐虞之時，胥無之，正不容以史事相傳會也。」又曰：「周厲王、宣王之間，國家無天子者凡十四年，其時號曰共和，故以國家之無君主者，比附於共和，實則周之共和，與近世民主立憲之制迥殊。學者不察，望文生義，以此例彼，貽誤匪淺。……」

他對老子的學說，也有一段精闢的詮釋，他說：「老子所謂愚民，與後世所謂愚民之術不同，蓋如秦始皇之焚書坑儒以愚民，祇爲固其子孫帝王之業起見，非欲使天下之人，咸捐其小智私欲，而同見此甚精甚真甚信之本原。老子之所謂愚民，則欲民愚於人世之小智私欲，而智於此真精之道，反本還原，以至大順。故以後世愚民之術，歸咎於老子固非，但知老子主張破壞一切，不知老子欲人人從根本上用功者，亦絕不知老子之學也。吾國哲學，與西洋哲學不同，在不言而躬行。徒執老子之言，以講老子之學，無一是

處。……」這樣肯定判斷，使人讀之，不禁豁然。

國史要義博大精深

至於先生「國史要義」一書，更見精采。全書分爲十大篇，曰「史原、史權、史統、史聯、史德、史識、史義、史例、史術、史化。」中國於各種學問中，惟史學爲最發達，史學在世界各國中，惟中國爲最發達（梁任公先生語）。但是，中國歷史書籍，約計要有數萬卷，以人生有限的歲月，如何能讀得完呢！況在百學待理的今天，尤其不易做得到的。不過，這數萬卷史集，確爲中國五千年來，先民、先哲的生活紀載，努力的成果，身爲黃帝子孫，假如有一點愛國家、愛民族的心，實在不可不讀的。所以，就全賴有心有學的賢哲，把他整理出來。不加整理，等於一堆瓦礫，能加整理，不啻在礦之金，採之不盡，用之有益。柳先生便是現代負責的巨手。

清代乾嘉諸老，對於史學，確實用過一番苦工夫，所有著作，精而且詳。此外治史學專書，約有兩種，一爲劉知幾的「史通」，一爲章學誠的「文史通義」；劉氏的書，好批評前人，以發洩他滿腔孤憤。章氏的立論，主於敬恕，比較和平一些。柳先生踵武前哲，以著「國史要義」，很够與劉章兩書，鼎足而三。總之，我對於先生的學問，固很欽佩，而尤其欽佩他雅量謙德，澹泊明志。但多年以來，從未聽到他的消息。蹇滯海外，無一是處的我，今天拉雜寫出懷念的文字，實在不足以表揚先生於萬一的。